

麦子黄时

钱红莉

飞机越过岭南的群山,一路往内地来,渐渐地,白云下面,多了大片大片褐黄的麦田。身后是一对情侣,女孩说:我们这里种水稻、小麦。现在,小麦黄了,快要割了。这女孩语言朴素,但有深情……我靠在椅背上小寐,被她这么一讲,心间忽有涟漪,微微地荡一下,又荡一下,慢慢地,水纹平伏处,还居着我的童年。

吾乡皖南丘陵地貌,除了广袤的田畴,坡地少,每家略有几分旱地。每年秋天,山芋挖了以后,大多种点小麦尝新。有个农谚:九菜十麦,我永远记得。意即,农历九月种油菜,十月点麦子。油菜成熟期比麦子早,此时,已经动镰。麦子熟时,大约端午前后。端午前后,正是瓠子上市之际。这时节,有瓠子面汤吃。

瓠子,我曾热烈地赞美过它,这里重提,尤其它的小白花,开得内敛自洽,隐在丛丛绿叶中,慢慢地,一条小瓠子绿袜子一样落到地上去,默默地长啊长啊。忽然有一天,你想起去河边菜地,双手拂开叶丛,无数条瓠子集体躺在地上,就为了等你来摘。

五月的熏风一日似一日,瓠子们长得可快,一个早晨要摘下五六条。一时吃不掉,漂在水缸里,不会老。无非菜籽油红烧,没有肉,鲜得很,切成四方块,一焗一锅。以瓠子汤泡焦黄的锅巴,宛如珍馐。这是我童年无数佳肴中的独一味。我的童年,除了过年可以看见一点肉以外,一无所获。一直在素淡里过下许多年,也不觉得缺少什么。

就是这样的日子,把麦子割下,脱粒,晒干,磨成粉。剩下的麦麸,拌在粥里喂鸡,或撒点到泔水里给猪吃。有限的一些面粉,妈妈们就可以用来擀面汤了。用凉开水和粉,揉,捏,稍微搁一会,醒醒,再揉成条,揪成一个个面团,摊在桌上,擀至薄片,切成广东河粉一般的宽度,抖抖落落地堆在那里,或撒一点干面粉,以免纠缠一处。这边把大灶点上,铁锅里放油,清炒切好的瓠子丝,三五下,入盐,加水,待滚开。灶里火焰大

得撩人,面汤嘟嘟嘟嘟的,跳跃着,歌唱着,冒着泡,面熟了。

大前年,妈妈来合肥短期居住。到了五月,我怂恿她做瓠子面汤。吃过无数顿——瓠子并非童年时代的鲜美,面汤嚼在嘴里,丝毫不见麦香。什么是麦香呢?形容不好。嗅觉是最敏感的人体器官,童年的气味会跟随终生,也是另一种基因密码,溶于血液里的,任凭日后怎样稀释,它依然在那里流淌。我妈妈继续做,她误解了我,以为喜欢吃,实则,吃下去胃已经不舒服了,可是我不想扫她的兴,继续捧场。吃完一碗碗面汤,那些黄昏,我在白杨下散步,不免思前想后,半生往矣,人为何连一碗童年的面汤都求而不得?这些小而又小的愿望啊。

有一天,在菜市看见卖山芋干的,立刻想起外婆来。舅舅将山芋一担担挑回家,暂时吃不掉,外婆就切成片,一篮子一篮子挎在胳膊上,攀上木梯,撒在屋顶上,晒干,储存起来。冬日,搭在早饭粥里,抵饱,山芋干上留有阳光的味道。有时,味觉也可转化成嗅觉——把棉絮放在太阳下晒一天,晚上抱回来,小身体躺进去,情难自禁要拿鼻子去嗅棉被的味道。要说我的童年何曾有过什么丰腴和繁华?那简直是藏在山芋干稀饭和隆冬盖过的棉絮里了。

每回出差或因私外出,无论沉睡多久,都可以瞬间苏醒过来,与外界对接上,看什么都新奇。有一顿午餐,额外友好宴请,一概不贪恋,还是那一杯甘蔗香茅水,袅袅地氤氲舌尖,直抵肺腑,而窗外凤凰木开得妍丽。

去年在云南普洱咖啡交易所,一行百人硬是把人家货架上的展品全部买光。当我提上购物袋,站在烈日下等车时,忽然悲从心来——我这样的一个神经衰弱连咖啡都无福享受的人,何苦偏要买这些分送众友亲朋!那一刻,真是十万里悲风呼啸而来,简直要在美艳的火焰木下痛哭一场。这次在深圳文博会,当抱着膀子晃悠时,异域姑娘追着

我,非让我尝尝猫屎咖啡,我一边谦让一边摆手,仓皇而逃,弄得姑娘好生失望。她如何明了一个一夜未眠的人该怎样抵挡这世上最令人激荡的诱惑。一贯克己,忍耐,放弃,直至活成苦行僧,直至去二楼展厅一眼望见李叔同像时,站在那里,心上滚过万千雷霆,仿佛要失声痛哭。

扯来扯去的,今天在菜市确乎买了一条小瓠子,准备晚餐做面条瓠子肉丝汤。还买了四五根嫩笋,无论焯水的,还是刚剥出的,一律八元一斤。我对笋主表达了不满:这不公平。笋主言:你随便选嘛。新鲜的笋可以放冰箱冷藏,焯水后的留不住。等孩子胃口好些,再做一道夏笋鸡汤。

小区里的李子快要熟了,杏子一夜之间被摘光,海棠木瓜一日日地大起来,合欢花袅袅婷婷,石榴花年年热血犹在,开得壮阔……风吹过来吹过去的,就是这样的人世啊。



春光里

詹文格

多余的杂质。春阳升腾,有明亮的风从紫云英的头顶拂过,荡起细碎的波纹。那灿烂的红,翠嫩的绿,映得人满眼生光。万千簇拥,并肩而立,无数棵小苗就能让春意田野上汹涌,让卑微的小花长出震撼的力量。

这种低矮的植物笼罩着实用主义的气息,人们从来不用来观赏,只供人反复利用。短暂的生长周期,看着它化作春泥,让人感叹。在鼓荡的春风里,紫云英从不张狂,守护着沉寂的乡村大地,它不计较曾经的遗弃,扑入尘埃,深深地埋进大地的心底,托举另一

片春苗。作为最贴近泥土的花草,紫云英总是率先听到来自春天内部的忧伤,它用一种灵魂转换的方式,去呈现来去匆匆的过程。

也许是春光怂恿,滴滴车司机将车载音乐开得地动山摇。GPS定位系统准确指向我需要去的地方,当车子停靠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门前时,我看到司机的脸上掠过一种错愕的表情。

来此纯属意外。由于基层人员变动频繁,档案管理混乱,尽管我锁在抽屉中的结婚证依然簇簇如初,但是拿到银行、房管部门去办理手续时,却成了

一纸空文,只能重新补办。当我与妻子并排坐到那个快速照相的背景前,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我们的表情始终没有进入角色,定格下来的神态像例行公事,表情僵硬,眉眼完全没有张开。摄影师让我坐直身子,可是连续移动了三遍,最后拍出来的照片还是肩膀高低,身体歪斜。兴奋与喜悦就像一次性消费,发自内心的表情在20多年前就已经使用过了,如今人到中年,再不可能身临其境,重返当年。

回想起来,人这一辈子都被一张纸在反复证明,从出生那一刻起,生老病死就排列在一张纸上,不管年老,还是年少,大家都在与一张纸较劲。老祖宗发明纸张这个玩意儿时,应该是同时下了一道魔咒,把人的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全都托付在一张纸上。每一张纸都在相互佐证,相互利用。纸上有命运,纸上有天堂,纸上有承诺,纸上有梦想……

喜欢那一池野生的荷花,它们亭亭地长在记忆的深处。那些童年夏天的潏热,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池荷叶,和那几枝粉嫩的花朵变得清凉无比。夏天是一个漫长的季节,湿热的暑假让人感觉空洞和无聊。常记起儿时每次放暑假时同学间都有些依依不舍,不像寒暑假时间短又都想着过年便欢天喜地的。暑假真成为一种甜蜜的忧伤,就那一本暑假作业翻来覆去地翻看,总觉得并不多,但总就是做不完。就像是漫长而充满孩童的孤独和忧伤,说不清楚又那样的清晰。

上午的时光还算是清凉,当蝉鸣将燥热的空气鼓噪起来,阳光用凶神恶煞的严厉目光看着世界,男孩子们可以蹦入水中嬉戏,只有我们羡慕地看着他们像鱼一样活蹦乱跳。奶奶手中的蒲扇好像不曾停下,为我带来满心的清凉。她总说“心静自然凉”——我那时候不完全懂得这话的意思,以为她真的有凉快的口诀。现在想来才明白,她其实也很热,为了孩子只能平静地煎熬着。长大了更知道日子就是这样的,煎熬的日子长久了就会让人平静无语,平静倒也煎熬成为一种静默而可贵的安然,一种令人心灵澄澈的修炼。

偶然也和伙伴们一起做假小子的事情,几个人约好了去树林里抓知了,全然不顾外边的炎热。大概是快乐的事情能够抵消掉这阳光的毒辣,几个人成群地往蝉鸣密集的地方跑,眼明手快的人能够把低处的蝉扑在手心,还有人带了自制的工具去捉,只见知了一下子钻进袋子里去,呜呜地震动着翅膀做垂死的挣扎。抓到的用网袋装起来,被折去翅膀的知了无奈地转悠着,失去了飞翔天空,生命对它们来说只有失魂落魄。我喜欢站在树下看着大家闹腾,大概也因为自己笨手笨脚的缘故,只能站着指挥帮困。树上除了知了,还有知了壳,这些轻盈的蝉衣就像是他们爬行过的痕迹,很有意境——看起来没有生命的壳,却像是留下魂魄的形状。那时候没有这么美妙的比喻和感悟,多少年后这些却依旧刻骨铭心地在你不用言说的记忆里,美好而又隽永。

玩到夕阳西下,一天的酷热和顽皮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。但在夜幕降临之前回家是小鸟也知道的事情,跟着我们跑了一下午的那只小狗还在不亦乐乎,它和我们一样都不知道究竟多大的乐趣让我们这般乐此不疲,它也似乎不想回家去。谁都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孩子,只是夜色总归会降临,但也不必伤心,约好了明天还要见面的时间,数数日子暑假还有很多天可以这样去度过。“小时候”——这个词真好,有用不完的时间,不用长大了的繁忙与慌张,没心没肺地“挥霍着”被大人们认为宝贵的时间,平静到安之若素。

奶奶在家里做好了晚饭,她看我满头大汗地跑回去,总是疼爱地看着,带着宠爱的埋怨揪一揪我的脸蛋。突然觉得一天的疲惫被身体觉察到,吃了凉透的晚饭洗完澡后,奶奶的大蒲扇又呼呼地刮起来。睡在荫凉的竹床上,天井里月色起来,我却已进入了梦乡。在虫子的叫声中酣睡的孩子,蚊香在彻夜记录着光阴的流去,时间没有了,但是那种特别的香味还在,即便今天不再要点燃那些劣质的蚊香。

梦里我听见那叫了一天的知了还在歌唱,我站在一处荷塘前凝神看着,恍然间变成了一朵粉色的莲花,被一阵清凉的风吹醒,那是一生里永不会忘却的夏日。

旧日时光

徐霞